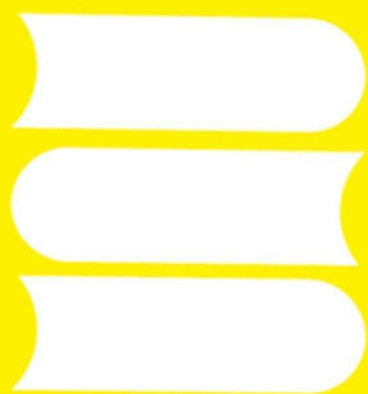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刘墉

■
著

成长比成功更重要

Growing up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uccess

刘墉
谈读书与做人

成长比成功更重要：刘墉谈读书与做人

刘墉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成长比成功更重要：刘墉谈读书与做人 / (美) 刘墉著. —北京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，2013.11
ISBN 978-7-5125-0618-3

I. ①成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成功心理—通俗读物
IV. ①B848.4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81374号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：01-2013-8881号

成长比成功更重要：刘墉谈读书与做人

作 者	刘 墉
责任编辑	潘建农
统筹监制	葛宏峰 李 莉
策划制作	李 莉
特约编辑	周 贺
排版设计	品正图文
市场推广	胡红叶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 9印张 198千字
版 次	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618-3
定 价	32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：100013

总编室：(010) 64271551 传真：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：(010) 64271187

传真：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年轻人！

把握你人生最美好的时段，为自己做点学问吧！

不为父母、不为老师、不为成绩，甚至不为高考。

只因为，你要为自己纯净的心版上，多记录些美好的事物和前人的智慧。
只因为，你要打造一把钥匙，去开启人生的每一道门！

第一部分 谈读书

读书篇

小时候读到的一本书，
听到的几句话，
如果你好好想想，
可能成为支撑你一辈子，
甚至到老都呼唤你“站起来，再出发”。

打一把人生的钥匙

小时候，每次我从外面玩回来，母亲都叫我去洗手。她知道我懒得洗，所以每次洗完，还要把我的手抓过去闻闻。

顽皮的我，于是想出个办法，打开水龙头，让母亲听到水声，然后根本不洗，就把龙头关上，只是用手摸摸肥皂，伸去给妈妈闻。

她用力吸口气，嗅到肥皂的味道，点点头，我就又蹦又跳地跑开。我好得意啊！心想：“看！我多聪明，妈妈又被我骗了！”

看到这儿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笑？洗手，是为我好，不是为妈妈洗，我明明骗了自己，却觉得很得意，不是太笨了吗？

不过，你也别笑我。因为我处处看见年轻朋友，在做这样的傻事。

别埋没自己的才华

有一天，收到一位中学生的来信，还没打开，已经被那封信的厚度吓到。打开之后，又是一惊，只见工工整整十几张信纸上，排列着密密麻麻，却又工整无比的小字。

那字像是印刷的“仿宋体”，娟秀而一笔不苟。当我展读之后，更是讶异了！真难相信一位高中生，能写出那么深入的文章。

我立刻邀请那位女同学到办公室聊天，还请她和陪她来的同学午餐。

在餐桌上，我问她：“相信你在学校的作文成绩一定很好。”

未料，她淡淡一笑：“很烂！”

“你的文笔这么好，字这么漂亮，怎么可能？”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因为我从来不好好写。”她又淡淡一笑，“我的老师很烂，我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写给她看？”

然后，她形容了老师的“烂”，又很羡慕地说某名校的国文老师有多好。问题是，她可曾想过，文章是她自己的，学问是她自己做的，不是给她老师做的。

由这位同学的表现，使我想：这世界上会不会有许多具有才华的年轻朋友，只因为不满意学校、不满意老师，而放弃自己、埋没了才华？

学校的菜单

常听见不好好念书的学生，很坦然地说：“读书？谁不会读？哪里不能读？又何必在学校读？以后哪一天我想念书，都可以！”

话是没错，但我也要说，学校教育有它的优点，那也是其他环境不能取代的。

记得我大学刚毕业那年，曾应邀到某大学的国文系演讲。当时我已经得了“优秀青年诗人奖”，也在不少报章上发表作品而小有名气。

但是，在接受学生问问题的时候，我却出了丑，一个连国文系新生都知道的东西，我居然说错了。

事后，我痛定思痛，开始苦读古诗，甚至编《唐诗句典》，但我始终忘不了出糗的那一幕，我常想：我为什么连这个基本国文都不知道？是因为有关中国文学的书看得太少？还是因为看得没有组织？

答案应该是后者。你会发现学校教育虽然有不少僵化而值得批评的地方，但无可否认的，它也像是营养专家，将各种食物拼成食谱。虽然口味变化不大，也不够刺激，却有你必需的营养。当你按部就班地读下来，自然得到了完整的学问。而不会像你自修时，可能随兴所至，东抓一本，西抓一本，看来渊博，却忽略了最基础的东西。

快快打造一把钥匙

这基础当中，最重要的就是“治学的工具”。

“治学的工具”像是一把钥匙，可以用来开启更多知识的宝库。你会发现求学像登高，不由山脚一步步往上走，是攀不上巅峰的。而很多你在学校里学到的“看来不像学问的学问”，正是那山脚的阶梯。

前些时，我在电视里，看到有关中央图书馆修补古书的报道。一位八十岁的老先生，数十年不分寒暑，为图书馆里的破书换上新装。他把虫蛀的、水渍的、朽烂的书页，小心地拼凑、裱褙，不知为国家保存了多少珍贵的善本书。

但令人惊讶的是，那位老人居然不识字。

我忍不住地想，要是遇到脱散的书籍，再加上页码已经朽烂，那位老先生该怎么分辨前后次序？又如果他能识字，在这数十年修补的过程中，他该能亲炙多少伟大的篇章？

他为什么没能“回头”，花几年时间识字？难道要像是一个用“很钝的斧头”砍树的人，说：“我砍树都来不及了，哪还有时间磨斧头？”

抑或因为一年年老去，记忆力一天天衰退，想学，也力不从心了？

刻在心版上

说到这儿，我们又触及另一个重点——

你必须把握青春，善用你记忆力最强的年岁，好好学点东西、背点东西。

让我们做个实验吧！去问问四五十岁的人，他们记不记得小学时读的《武训兴学》和中学时念的《木兰诗》。你会发现，他们可能连昨天看过的新闻都忘了，却记得“莫叹苦、莫愁贫，有志竟成语非假，铁杵磨成绣花针”、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，唯闻女叹息……”

即使他们背不了全部，总会想得起几句。想想！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，他们为什么还记得？

因为，那是在他们记忆力最强，心灵也最纯净的年岁，被一笔笔刻在心版上的。

于是，你摸摸自己的心，你自己不正在这个人生的黄金时代？你能不好好把握吗？

让我为你说两个真实而好笑的故事：

我中学时候，有位同学很会做“板书”。每次要考国文默写，他就早早到校，用钢笔一丝不苟地把整篇课文写在桌子上。

然后，他会站到桌子上踩，踩上一片灰土，再用袖子轻轻拂一遍，使那些“板书”被掩在一层薄薄的灰土下面。

考试时，可精彩极了！考哪一段，他就对准那一段呵气。呵气之后桌面潮湿了，原来钢笔的笔迹浮现出来，他就照抄。

有一次，他呵气呵得太厉害，老师还以为他犯了气喘，引得全班大笑（只有老师不知道原因）。

我还有位同学，专精于制作“袖珍小抄”。高考前，他花了许久的工夫，写了一本数十褶的小抄应战。我感动于那小抄之精致，特别预订，请他在考试之后送给我收藏。

他考完了，没把小抄送我，随便扔进了垃圾桶。

我问他为什么。

“我走出考场的时候，看到地上有个小纸条，拿起来一看，居然是本更精致的‘珍本’，比我的棒太多了。”他说，“原以为我的最精，没想到人上有人，一气，就扔了！”

这两位同学都名落孙山。后一位还对着我哭，说他原本会的，但是心里一直想着小抄，监考盯得紧，小抄不容易翻，反而会写的都没写。

我则想：要是他们能用那写板书和做小抄的时间，好好读书，成果应该好得多。最起码，那不是写在桌子和纸上，而是刻在心上啊！

有没有加分？

话说回来，读书又何必为考试、为成绩？那是为自己读，不是为数字读。记得我以前在美国教书的时候，学生的表现都不错。我就试着教点深的东西，并提出很难的问题考他们。

有一次，一个学生答对了。我高兴极了，说：“Extra credit！（加分奖励！）”

从此，每次问问题，学生们总先问：“有没有加分？”

渐渐地，我发现他们对“加分”的兴趣，超过了“作答”。没有“加分”的题目，他们甚至懒得答。我发现自己错了，以为加分的奖励能促进学习，却给了学生错误的导向，使他们把“学习的快乐”，转为“加分的快乐”。

当学习只为分数，便失去了学习的意义与乐趣。失去乐趣的学习，则是最痛苦的工作。

当生活与书本产生共鸣

学习应该是多么快乐的事啊！

几千年前，老祖宗写在竹简上的字，我居然看懂了，知道那驻防边塞的军人，有着怎样的思乡情怀。

浩瀚的英文典籍，只因为学了英文，就一下子对我有了生命。虽然还不能全懂，但我会翻字典，我也会猜，愈猜愈懂，愈懂愈会猜了。

到寒山寺，令我想到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；去灵隐寺，让我想起济公传里的癫僧；登岳阳楼，使我想起范仲淹；上黄鹤楼，让我想起崔颢。

到角板山，使我想到地理课本里说的“河阶地形”；到横贯公路，令我想起河川准点下移造成的“回春作用”。连站到挪威的山头，都让我眼睛一亮：

“那不是‘冰斗’？那不是‘羊背石’吗？”

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当初中二年级时，物理老师说“热的地方气压低，冷的地方气压高，高气压往低气压移动”时，我大叫：“对！对！”

因为当我家失火时，我就感觉到了“那阵风”。

把握人生最美好的时段

学问真是可爱啊！它像是印章，盖在你人生的支票上，到时候，就可以提领。人生的支票愈多，愈能左右逢源，愈能在紧要关头，获得灵光一闪。即使在人生的困境，都能因为你被学问充实的心灵，而得到舒缓。甚至让你转化，把那痛苦化作篇章、变成力量。

年轻人！把握你人生最美好的时段，为自己做点学问吧！不为父母、不为老师、不为成绩，甚至不为高考。

只因为，你要为自己纯净的心版上，多记录些美好的事物和前人的智慧。

只因为，你要打造一把钥匙，去开启人生的每一道门！

写一篇有你自己的文章

“掉书袋”、“喊口号”的时代过去了，每个人都该做自己，走他自己的路，说他自己的话。

初中一年级的時候，我家因为失火，什么都烧光了。有位好心的邻居，拿了他家孩子的旧制服给我穿。

本来当时社会的经济情况就不好，又是旧衣服，所以有不少破绽。我至今都忘不了，母亲在灯下为我缀补的画面，和第一次穿上那套旧制服的感觉。

新补的地方，厚厚的、硬硬的。虽然母亲缝得很小心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圈圈线痕。尤其是两个膝盖，左一块，右一块，让我觉得人人都盯着看，好自卑。

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

所以现在每次我见到年轻人，故意把牛仔裤的膝盖用刀片刮破，再一丝一丝地拔，硬是弄成两个破洞，心里都想，如果“当年”能像今天该多好。

三十六年间的变化有多大啊！以前的人唯恐穿得不好，被人瞧不起。现在却随便穿，说：“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
这句话其实大有学问。我发觉只有到了富裕的社会，人们才不会以“衣冠取人”。因为大家知道人人买得起好衣服，所以“穿得旧”、“穿得破”一定不是因为穷，而是“他喜欢”。

不令我感动，我就不欣赏

这道理反映在许多事情上。

以前买画，先问画家是不是有名，似乎画不重要，名重要。

现在不同了，买画的人主要是为自己喜欢、看了舒服。有时候在联合画展里，大家价钱差不多，但是新秀的作品卖光了，老一辈的名家却乏人问津。

买书也一样，许多年轻人会问我：“为什么你喜欢某人的作品？我们就不觉得他怎么样。”

“他写得好啊！你看他用辞、用典，就知道他古文基础有多深厚。”

“深厚有什么用，它不让我感动，我就不欣赏。”年轻人摊摊手，“只要我不喜欢，伟大又如何？”

我听了，吓一跳，觉得新新人类真厉害。可是后来想想，他们说的，也不是全没道理。

我最近在报上看到一位著名学者的作品，通篇是“四字成语”、专有名词和典故，让我读来叹服不已，可是读完了，却不知他到底要说什么。接着又看到一篇小说，数千字读完，才发现不是翻译作品，而是地道本土的东西。只是，他为什么要用那么多“奇特的语法”？怪不得年轻人不喜欢。

时代毕竟不一样了。以前听学生的演讲比赛，都是手势比得大、口号叫得响的人得奖。现在却是由那些娓娓道来，说理清楚，能够“服人”、“感人”的得奖。

这些现象，不都与前面所说的“不再以衣冠取人”的道理一样吗？

这不再是“掉书袋”的时代

想想过去数千年，能受教育的有几人？再想想五六十年前，能受完整教育的有几人？怪不得人们要由文章中“书袋掉得多不多”来衡量作者的学养，甚至品评文章的好坏。

只是到今天，人们都受了完整的教育，你会的我也会，你读过的我也读过。于是，“既是真理，何必问是谁说的”，你的声名再大、学问再好，如果不能让我心服，我就不认为你高明。

你为何写？为谁写

“不重形式，重内容，这必然是时代的趋势。”许多年轻朋友，问我怎么把文章写好，我总是这样回答。

这是个重效率的时代，你能用三百字讲清楚的事，何必用六百字去说？你能用人人易懂的文辞说明的事，何必用艰深的词语？你文章再长、辞藻再美，如果不能感人、服人，又有什么用处？这不就好比在台上顿脚捶胸，却不能感动听众的演讲，它既然与读者、听众“脱了节”，也就一无是处。

我觉得今天不论你是写课堂上的作文，或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。在一开始，都先得把“卖弄学问”的想法去除。

你应该先想，我要写什么？为什么写？对什么人写？

你可以像《诗经》用“兴”的方法，先说别的事，慢慢营造气氛，再把读者带入主题；也可以用“比”的方式，用大家熟悉的事物去比喻；更可以用“赋”的方法，开门见山地去说明。

但无论你怎么做，都不能忘了自己写那篇文章的“主旨”。

为文如登山

写文章就像爬山，你可以带一大堆登山工具去攀险峰，也可以徒手走上山头。不管你怎么做，最重要的是带领你的读者，走向你的目标。你既不能因为太拘于形式、辞藻、典故，而像是行囊太重的人，到头来半途而废。也不能连基本的登山训练都没有，就去涉险。

由日记开始

所以我要建议年轻朋友：

你应该由平实做起。先用自己最有把握的文字，尽量把心中的道理说清楚，再进一步求形式和风格的变化。

你应该每天写日记。时间多，写几百字；功课忙，写三五十字。既练习长篇的严谨，也锻炼小品的精简。

最重要的，因为那是写日记，你只求记下事情、写下心声。所以必定最真实，也最能接近你的心灵。如果你记事能清楚、抒情能感人，不是已经成功了吗？

说出心里话

我也建议老师和家长，不要希望在孩子的作文上见到“课本中的古人”，而要盼望在纸上做心灵的沟通。

人生的岁月是一去不返的，许多情怀也是一去难追的。如果十六岁的孩子，不能在他们的文章里表现十六岁的心灵，却要套用六十岁老人的感觉，会是多么大的损失！

“掉书袋”“喊口号”的时代过去了，每个人都该做他自己，走他自己的路，说他自己的话。

品评文章很容易——

在你对别人说之前，你应该先问问自己，信不信你说的那些道理。

在你写完文章之后，你应该自己先读一遍，看一下你想说的事情说清楚了吗？

在你想用文章感动别人之前，你应该自问：“有没有先感动自己？”

如果你写了又写，改了又改，认为自己实在写不好，那么我问你：“如果你用说的，能不能把心里话说清楚？”

如果你说可以，那么，把那心里话，一字不漏地写下来。我保证，那会是一篇毫不造作的好文章。

别让脑子里长草

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十七岁时写的一篇很叛逆的文章——《总有一天我要站在彩虹上》。那是我高二读不下书时，发牢骚的作品。文章里我很酷地说：

……我要写诗、我要作画、我要的是什么都不在乎。像你们吗？像 XYZ 吗？像煎干的灵魂吗？凡我将来不需要的，滚他的蛋！

其中的“你们”，是讽刺那些死命 K 书的同学，“XYZ”则是指我痛恨的数学。因为我那时对数学痛恨极了，认为我一辈子用不着，何必浪费生命？

但是高中才毕业，我就发现自己错了。因为虽然进的是美术系，我却常常得用数学。

画素描的时候，我举着炭笔，眯着一只眼睛比来比去，然后在纸上打格子，我得用数学的“最小公倍数”算格子；上“制图学”时，我又总得用到几何。至于做室内设计，有比例尺和英制、公制的换算，更得用数学。

进入社会之后，数学变得更重要了——

我搞出版，每次把照片放进书里，都得用数学算出缩放的比例；有时候以影印机放大，机器能力有限，放一次不够，得重复放大，我更得计算。至于计算成本和“毛利”、“净利”，那数学就更复杂了。有时候我根据厂商的估价“倒算”，甚至得用“代数”才成。我开始发现，以前痛恨 XYZ 是错的。幸亏中学老师严格，我后来才能应付。

做一个全方位学习的人

这几年，因为总看有关“脑”的书，我更发现就算所学与所用无关，但都有潜在的影响。因为人脑非常复杂，每样东西可能用到不同位置的脑。只有“全方位学习”的人，才能把脑力做完全的开发。

举个有意思的例子——

一个人开车，在路上出车祸撞了人，自己也受重伤。他醒了之后，可能因为脑受伤，不记得撞人这件事，但他依然认识车，而且会开车。

我们常在电影里看见受创丧失记忆的人，忘了自己是谁，连家人都不认得，但是仍然会说话、会驾驶，甚至能从事专业工作。

日本科学家很早也发现，有人脑溢血之后，把“平假名”、“片假名”的拼音符号都忘了，却能认得汉字。可见同样是文字，却存储在大脑的不同地方。

我前些时读到的一篇研究报告，说从十二岁就学小提琴的人，由于左手按琴弦的动作非常复杂，所以管左手的右脑会发展得比左脑大。

从这条路想下去，如果我们希望大脑发育得很全面，不是得样样都学，而且愈早学、愈博学愈好吗？

大脑好像另一个世界，里面有高速公路、子弹火车，也有乡间道路和羊肠小径。许多脑溢血半身不遂，甚至不能说话的人，经过复健之后，可以完全恢

复正常。那不是因为原本“溢血”的地方又通了，而是因为大脑有修复的本事——它另外开了别的路。

有的人联想力强，有的人记忆力好，有的人善于推理，有的人强于创造，都可能因为天生某个“大脑区块”特别棒。也可能因为后天的训练，使那脑海里开出许多特别的道路。

相反地，如果一个人在年轻时不全面学习，学文的完全不碰数理；学理的又不碰文学，则可能造成某些部分“未开发”。遇到紧要关头，高速公路堵塞，非得绕道走另一区的时候，就处处“行不通”了。

大概正因此，许多画家说他们喜欢与音乐家做朋友；又有不少音乐家说当他们不作曲的时候，喜欢读诗。因为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音乐与诗文相通，能左右逢源。许多了不得的灵感，都是由那些看似不相关的东西引发的。

最近我去交通大学演讲，回程有个学生与我同车聊天，说新竹工业园区有些电子工厂，会定期请艺文界人士演讲，因为人文素养能帮助员工开发科学的创意。

我在最近的中文版《读者文摘》上也读到一篇文章，说罗大佑十八岁起，做医生的爸爸就教他开刀。罗大佑后来进入医学院，又在医院工作两年。当他最后选择音乐的时候，许多朋友认为他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习医，太可惜，但是罗大佑说，医学院严谨、科学、重视伦理与尊重人权的训练，对他后来写歌、作曲，乃至为人处世，都有很大的影响。

听我讲了这么多，请别再怨学校教你没必要的东西了。每当你读到枯燥的东西，可以告诉自己：“我脑海里有那么多空地，应该好好利用，这些看来没用的科目，其实都是耕耘机，为我以后的人生，带来全面的丰收啊！”

读书有捷径：提示法

任何书，管他是生物、地理、历史或物理，你都可以把每一页最重点的东西浓缩为几个字的提示，经由那些提示想整章内容，绝对比直接看课文来得费脑筋。

对！

费脑筋！愈费脑筋，脑筋愈灵光。你要学着运用脑力，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，去思想，去探索，去诘问。渐渐，你思想的速度会愈来愈快，进入跳跃思想的境界。

读书的方法

今天你问我该怎么读书。如果你指的是读课本、考高分，我想我是没有资格回答的，因为我高中的学业成绩并不好，全靠联考之前的猛力冲刺，才进入师大。但是，我又想：说不定这种冲刺的经验，倒可以供你参考。

“分期付款”

我觉得脑子里一定有一个死角，因为念书时，常有些东西硬是读不进去。碰到这种情况，我绝不硬背，而将那正面的冲突改为消耗战。方法是将背不进去的要点，写在课本靠近页边的位置，每次读书之前，先快速翻阅一遍，使那些字闪过脑海，仿佛分期付款，一个月下来，自然就记住了，反比那硬背的东西结实。

谐音记忆法

我也利用谐音的模式来记东西，这是从初中时期就有许多学生使用的方法。譬如，“危险”是“单脚拉屎”（dangerous）、“大学”是“由你玩四年”（university）。又譬如，我背长江沿岸的十个二等港，只用了一句话“政无安九月常常杀一万”，意思是“政治不安定，九月秋决时处死的人往往高达一万”，虽然句子没有道理，却让我到今天还能记得“镇江、芜湖、安庆、九江、岳阳、长沙、常德、沙市、宜昌、万县”，有人大为惊讶，封我为“电脑”，岂知我是用了特殊的读书方法。

“方块字”

如果你到我书架上找，还会发现一大包“方块字”。一小纸片做札记，和一方块字帮助记忆，是我至今仍用的方法。譬如，近来临习明朝韩道亨的《草诀百韵歌》，由于草字与楷书的笔画顺序有很大差异，许多字不易记住，我就将它们制成方块字，正面写楷书，背面写草字，口袋里揣上一把，随时摸出来，看到楷书就想草书，见到草字则加以辨别，倒也能事半功倍。

“锦囊几句”

此外，古人有所谓“锦囊几句”，方法是将平日的灵感写在小纸条上，先投入锦囊，有空时再取出来整理，将断片的灵感集合为大的篇章。我也采取这个方法，不论乘车、走路，甚至上厕所时，只要有灵感，就写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或名片背后，通通集中在一个地方；虽然很可能一两年之后，才有闲暇拿出来整理。但是就用这个方法，我在百忙之中居然写成七本《萤窗小语》和《点一盏心灯》。如果我不知道把握每一个小灵感而任它飞逝，怎么可能有这些成绩呢？

知识爆炸时代有应对

还有一点，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你会发现书念不完，在做学问时却又需要广泛的涉猎，所以你必须懂得上网查询和整理繁杂的资料。书买回来，即使没时间细看，也要将前言、目录翻过。

同样的道理，百科全书的检索目录、各种字典、词典、植物典、句典、名典、世界历史年表、地图，也是必备的。甚至像《国家地理杂志》这类书，由

于资料丰富，很具有参考价值，为了检索方便，你也可以去买一本数十年来的目录。《纽约时报》集合各种重大新闻的《首版集成》（Page One）百科全书的年鉴也很有用。

总之，书印好了，就是死的，人脑则是活的，你必须将这些死的资料，用最有效的语言、方法，输入你的大脑中。并将这些资料，放在身边，如同随身碟一般，随时等你插入，将你要的东西整理出来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读书的方法，我只是将我的方法提出来供你参考。如果你的程序语言（language）更适用，当然还是用你自己的比较好。